

灯下漫笔

聊斋闲品
做人要做本分人

◆周振国

本分人历来受人称道和推崇,譬如刘诗赞:“本分世间为第一”“本分天然白雪香”,《围炉夜话》还说:“本分人,即是快活人。”

本分人无非分之想,远离祸患心安。《菜根谭》上有句话:“非分之福,无故之获,非造物之钓饵,即人世之陷阱。此外着眼不高,鲜不堕彼术中矣。”大意是,非分或无故得来的好处,不是上天的钓饵,就是人世的陷阱,在这方面如果警觉性不强,少有不中招的。但说归说,做归做,古今多少人在不安分或贪拿妄取上。柳宗元在《螾蝓传》中描述一种叫螾蝓的小虫,这小虫既贪食物,又好攀高,结果往往“坠地死”。不说螾蝓,不说过往,就当今,多少人昨天还光鲜亮丽威风八面,今天便遭人唾弃甚至沦为阶下囚,说明什么?不该是自己的,或不择手段得来的东西,财富、身份、地位、声名等,得来的时候有多得意,吐出的时候就有多悲催,正如《桃花源》经典唱词:“眼见他起高楼,眼见他宴宾客,眼见他楼塌了。”而本分人安分知足,以德立身,以律正行,凭能力做事,靠本心吃饭,心无妄想,手不乱伸,所以也便心安理得、问心无愧、自由自在。

本分人有尽分之美,秉持本色自芳。孔子曾说过“执事敬”“事思敬”等话,就是说做事要认真,要专心,这讲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敬业美德和精神。有个成语叫“主一无适”,出自《二程·粹言》,专一无杂念的意思,和孔子的话差不多。还有像成语恪尽职守、尽心尽力、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、勤勤恳恳等,这都是对本分人敬业精神的写实。袁隆平九十岁高龄还带学生下田,他说下田做研究是他的本分;屠呦呦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曾说,她只是尽了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的本分,一生只在做一件事情;杨振宁用世界一流成果和深厚的科研资源回馈祖国、助力祖国科教事业,无疑也是因为没有忘记一个中国人的本分。本分人具有荷花一样的品质,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卷舒开合任天真,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,凭一颗初心、素心和贞心,本色做自己,实现内心的崇高和富足。

本分人知越分之忌,行止有当人自高。孔子的学生子路当地方官时,曾负责开凿一条运河,因上面拨款不足,便从自家拿钱拿粮补贴给工人,孔子知道后断然予以制止,对子路说,天子对天下负责,诸侯对一方负责,你管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行了。这是孔子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”思想的体现。曾子也曾提倡: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圣贤主张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,这和现代管理的理念与要求是一样的。当下指手画脚、评头论足的“社会评论员”不少,但除了过过嘴瘾或发泄一下,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吗?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搞清楚,搞准确,弄清自己是一干什么的,该干什么,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营好,而不是像宝哥哥那样成天为姑娘们操碎了心,或种了别人的田,荒了自家的地。家庭关系也有个角色问题,譬如有的家长或长辈,对子孙太过操心,或太过包办,未见得就是好事。说到底,尽本分莫越分,凡事有度,过犹不及。

做本分人与仰望星空,与诗和远方,与人选择并不矛盾,相反,真正实现理想抱负、成就事业和人生的,必定是将梦想和现实相结合、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脚步踏实地、兢兢业业的本分人。还是俗话说得好:“本本分分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。”

两个成语

◆董辉

西汉著名的政治家韩安国,有一年因犯法入狱,大概是因为没有给狱卒贿赂,有个名叫田甲的狱卒对韩安国非常苛刻。西汉狱吏的威猛在当时是出了名的,当年绛侯周勃出狱后曾感叹:“我曾指挥百万大军,哪知道狱吏如此尊贵呀。”韩安国忍无可忍,说:“难道死灰不能复燃吗?”田甲狂妄地说:“如果会的话,我一定会撒泡尿浇灭它。”其骄横之情溢于言表。不久,梁国内史空缺,由于韩安国的才干,经窦太后推荐,韩安国由一名罪犯直接被任命为梁国内史。狱卒田甲闻讯逃匿,韩安国放言:“田甲若不回来就任,我就灭他的族。”最后,田甲不得不肉袒谢罪。韩安国说:“你可以撒尿了!像你们这些人值得我惩办吗?”说罢放了田甲。后来景帝一朝,韩安国位居三公。

这就是成语“死灰复燃”的出处。在当时,还有一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军,由于打仗失败被削职为民。一天夜里,这位已为平民的前将军带着一名随从外出,回来时走到霸陵亭。霸陵尉当时喝醉了,大声呵斥,禁止通行。这位随从说:“这是前任将军。”亭尉说:“现任将军尚且不许通行,何况是前任呢!”前将军相当自制,就露宿在霸陵亭下,当晚无话。没过多久,由于战时需要,汉武帝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。这位将军随即请求派霸陵尉一起赴任,到了军中就找个理由把他杀掉了。这个人,就是当年威震匈奴的飞将军李广。

今天,也有一个与他有关的成语,叫“李广难封”。

我固执地认为,李广难封这个命题附会了过多后代文人怀才不遇的悲情,而在当时,司马先生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儿时,以为山就是高的一个代称,认知里没有什么比山更让人仰止了。随着长辈们下一次山就像下十八层地狱,尤其下到半山腰两腿不由自主地打战时,下山的感觉无异于赴死,死皮赖脸硬要爬到某位长辈的背上,借力下行。当大家都已经筋疲力乏,困得嗓子发麻时,谷底的一条河惊亮了他们的目光,哗哗的流水瞬间激发了他们疲惫的身心,大家奔至河边,以手作器物,将水掬捧于唇边竭力吸吮。下一次山什么事情都没有记住,那一河的清流却永远融入血脉,不竭地流淌。

老家的峡谷南北有百十里。儿时它不叫峡谷,在大人们的口里也就是一条山沟,一条大沟。峡谷是后期开发旅游时新起的名字,洋气,适合传播。实际从地理结构去规范,称作峡谷恰如其分。

我还是对山沟沟坎梁梁有着很深的眷恋。尤其那一段童年时光,仿佛还在那沟里梁上、院内石板屋中流动闪烁,灵魂的触觉稍一抖动就能按开那一段时光的开关。于是就看到满世界都是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。邵雍的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”。杜牧的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”。柳宗元的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。诗和诗人仿佛就住在这段时光里。然而,我却懵懂地走来其中,虽然昼夜生活在诗境里,却不懂诗,不懂诗境。等略懂些诗文时,那个沟里梁上、院内石板屋已经成为我的一种遥望。

二

我还是眷恋沟底下流淌的那条河……那流水的声响平日里轻细些婉约些,雨季时粗重些甚或咆哮些;白日里禽鸟鸣闹,鸡狗追逐,水声



高士隐居图(国画) 潘大江

荐书架

《牛背宽宽》:一本关于乡村振兴的散文集

◆永恒

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《牛背宽宽》,以20世纪80年代鄂东豫南的农村生活为背景,以百篇散文、百幅漫画的形式,描写了一幅幅关于乡村振兴的生动画面。

此书作者夏伟从农村走到城市,也走在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之路上,他对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发展过程有着自己独到的视角。这些想法,都一一展现在《牛背宽宽》这部作品里,体现在这部浓缩了作者四十多年生活体验的文坛处女作之中。文中无一不是对中国乡村的礼赞、对城市过度发展的警醒。在今昔对比、城乡对比中,作者找到了讴歌乡村温情、提倡乡村振兴的表达方式:“一个简约的天才,一双清澈的眼睛,一颗赤子的心灵,一抹沉思的剪影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何玉兴在序言中这样写。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在另一篇序言里写道:“其文短,简洁而清

知味

入冬,北方家庭多有储菜的习惯。所储菜品也无非是萝卜、白菜、土豆等寻常菜蔬,经济实惠,又易存耐放。其中白菜,是不可或缺的。白菜朴素家常,就像家长长成的半大丫头,水灵灵、俊生生。看在眼里,绿莹莹的叶、白亮亮的帮、黄生生的心,十分喜庆。拎在手中,叶片肥厚、层层相抱,瓷丁丁、沉甸甸,让人心里踏实,顿增几分“家中有粮”的底气。

白菜之所以备受青睐,不唯其经济实惠,也因其鲜美。虽然如今超市四季均有白菜售卖,但仍牢记幼时母亲所嘱:经霜后的冬白菜,才算“好吃”。

记忆中,每年冬日都会跟在母亲的菜子车后,踏着枯黄草叶上满覆的厚霜,去地里一车又一车地拉白菜。冬日枯寂,田野间草木萧疏,只余半尺多高的冬白菜不畏寒不惧冻,齐齐整整、精神抖擞地矗立在畦头,绿意盈盈。

难怪,白菜古称为“菘”。宋朝陆佃在《埤雅》中解说得直白:“菘性凌冬晚凋,四时常见,有松之操,故曰菘。今俗谓之白菜,其色青白也。”苏轼也曾推介:“扬州一种菘,叶圆而大……啖之无渣,绝胜他土者。”为彰显其耐霜雪之品质,古人造字时,在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”的松字上,加了草头,立时便神韵并显、形意兼具。

无牵幼时口重,霜打雪埋的白菜,非但没有

四季流淌的那条河

◆傅敏

往往被扰乱,更深夜静时,水声渐渐传来,哗哗作响一夜。走出那段时光,走出那条大沟后的很多日子,那流水声像是黏在脑际,每每夜深人静百事不思时,它就悄悄从脑际流出,哗哗作响,成为思乡的一个链接一个枢纽。

我还是对护河有深刻的记忆。每至雨季,大人们或披着雨衣或撑着伞、戴着竹帽立于河岸,担忧地察看着雨情,察看着山岭间股股白练般的瀑布自上而下汇入大河,雨有多大河就有多大,肆意冲撞,眼看着田稼、庄稼、果树随水而去。心痛,无奈,声声叹息。雨季后,修岸补豁成为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农事。于妇女娃娃们,修岸补豁这类重体力活一般都是靠边站,不添乱就是在做贡献。

但还是有人破例,触碰住村人护河的底线。队长家小舅子媳妇,夜里提着一篮子屎尿去河里冲洗,被人逮住告诉队长。队长把小舅子媳妇拉拽到大队部(村委会)麦克风前面,让她通过喇叭给全村人承认错误。未了,扣罚她两天的工分。还是有胃口浅的村人,那几天不敢吃从河里挑来的水,他一吃水就想起娃娃拉的屎星星,禁不住哇哇吐一阵子。

我们也被惩罚过。和队长家的黑蛋儿下河捞鱼、捉虾,鱼没抓住却被队长抓住。队长抓住黑蛋儿的小细胳膊,脱下一只鞋朝黑蛋儿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两下。把黑蛋儿打得连连叫喊:“不敢了不敢了。嗓子都喊哑了,屁股不知道开花了。娘到底还是娘,她只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两次,提醒我:那是咱山里人吃饭过活的水缸,你光着身子赤着脚丫子下水,这跟在水缸洗澡没二样,作孽呀!三天后,被母亲拧过的地方依然隐隐作痛。之后,再也不敢下那条河里摸鱼抓虾了。”

北方不同于南方。在这高山之巅沟谷之间,能拥有一条清流供山里人饮用,已是老天最大的眷顾。也因此,河岸上那座庙里管水的神像面前常常香火缭绕,祭品成堆。

管水布雨的神仙,有时也有摆布不过来的时候。他一个季节不向这一方顺风顺雨,这一方沟谷里的水流即会减弱,甚或断流;沟里人的嘴唇亦会干裂,脸面亦会憔悴皱巴。蓄水,无疑成了沟里人日常生活的一件大事。在山里人家的屋内院子里,水缸、水桶、瓦罐、锅碗瓢盆这些蓄水容水的器件,成为家庭中的主要摆设。当各种蓄水的器件次第空乏时,水在山里人心里就幻化成了一团火,烧灼着他们的生存底线,就有人提出修水仓建库塘。毕竟在石头缝里生存,左右都石坚如铁。凭一两把锤头钻尖,举一人之力一家之力甚或一村之力实难成真。

20世纪50年代中期,当地政府体恤山里百姓水困之苦,号召、发动、支持,在河道下游测量选址,较大规模地组织施工,横跨河床修筑成一道笔直的堤坝,将清流拦阻在峡谷之间,从此打消了山里人缺水的顾虑。再后来,政府又凿渠引水,把湖水的水引向山外,让山里山外的人同时受益。大家亦把此一汪水称作“大水缸”,听起来俗气些,却形象,富有浪漫色彩。

三

因为是家乡的山水风景,关注度自然要高些。手机屏幕每滑动到家乡的信息图文,就停顿停留,拉大细看。忍不住踮脚上山。将进山门,遭遇堵车,磨磨蹭蹭才过了才走了两公里。有人向磨蹭过来的司机善意地劝导:别往里面开了,车多人多,白浪费时间。我也友好又有些无奈地回人家话:家在里面呢,再拥堵也得回呀。忽然,些许欣慰缭绕心胸——这么多

百姓记事

我的家乡爱“骨蹲儿”

◆张祺

在古代的语境里,现代的沙发、椅子、凳子的通用名叫坐具。儿时的农村,一般人家是没有这些物件的。若有,或是祖上家境优渥传下来的,或是时下有人吃公家饭,家境较其他人家殷实些。因为是坐具,要承重,要经久耐用,需要较密实的材质。自己制作要有闲木料,采买要有闲钱。那时农村的经济还是温饱经济,讨荒要饭也不是稀罕事儿,相较果腹和蔽体,坐具便是长物,有,自然好,没有也罢,于生存也没太大的影响。

各家各户坐具的匮乏、单调,集结为整个农村坐具的集体匮乏与单调。簸、鼓墩是主打与中坚力量。因为它们材质易得,不用花钱。簸者,用玉米或高粱的叶编制,圆形,直径一到三尺,厚一寸上下。妇女纺线,女红盘膝而坐,女客来了,也用于招待。鼓墩大多也用玉米、高粱叶编制。圆柱形,高八九寸,直径与高相仿,实心,面中心着一绳扣,方便挪动、赶场。坐在上面,温暖而富有弹性,除没有靠背,能坐出现代沙发的韵味。还有一种木质的鼓墩,属木料中的无用之用。那时农村宅院的房前屋后,皆种材树,成材之后,干和枝做梁、檩、椽、树干和树根的连接部,非干非根,盘根错节,烧火可惜了,又别无它用,便用来做鼓墩。把碎根锯掉,把皮刮了,经过斧铎,一个圆柱形的木质鼓墩就做好了。全家这个人这个坐坐,那个坐坐,为新添的家具兴高采烈。木质鼓墩的好,在于经久耐用,一死木疙瘩结实得很,但太沉,来回搬动不便,坐起来硬,也缺少一些雅致和灵气,但终归聊胜于无。

有些时代气息的,带四条腿的凳子也有,但那是稀罕物,且不会留在家中,一般是学生的专用品,孩子读书关乎着家庭的颜面。那时的农村里里外外都弥漫着穷气,教室多是以前地主、富农远走他乡后留下的,破落衰败。学校无课桌,两个坏墩,一块瘦骨嶙峋的条板挂上一架,便是课桌。丈弓丈盈的条板上,安置八九个学生,寸板寸金,学生们经常为了一点

空间发生争执。上课坐的凳子学生自带,各坐各的,有腿的凳子为上品,鼓墩为下品。凳子各有珍贵,却没有鼓墩值钱,学生们又少有老实的,爱拿凳子当玩具、当武器,家长怕弄坏了,便让孩子上学带来、放学带走。

过去的农村,哪个村都有几个饭场。饭场就是村民们聚集、围拢在一起吃饭的地方。若论起饭场的形成,凳子的匮乏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在家吃饭也没有凳子可坐,更别提讲桌了,假设有餐桌,也没有盘、碟可放呢。家里缺凳少桌,里外都得站着蹲着,倒不如走到街里,走进饭场。因为好多新事奇事在饭场里传播,饭场有场无凳,或站或蹲,来去自由,开放包容。

那时村里的学校经常放假,放假的原因说起来好笑——因为凳子。小小村落,红白喜事总归有的,遇着红白喜事,待客不打紧,凳子的紧缺就凸显出来了。学校是凳子,好凳子最集中的地方,事家、事家的主事或村干部就找到学校,老师校长都是文化人,哪能不通情达理?学生们自然更不会说什么,既可以撒欢儿,又能看热闹,还可以叨大盘,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盛宴呢!

有关河南“三大怪”的说法流传甚广,其中之一便是“有凳不坐蹲起来”,此情属实,非杜撰也。其实又分两种情况:一是有凳不坐骨蹲凳上,二有凳不坐骨蹲地上。其实,说怪也怪,说不怪也不怪,怪的是表象,不怪的是根底。从发明凳子少说也千年有余,凳子在农村农家仍没普及,凳子的数量大大少于屁股。也就是说,人们没凳子坐,不上凳子的历史十分漫长。没凳可坐,席地又太凉,起身做事也不方便,骨蹲便成了自然、聪明的选择。

不知河南以外有骨蹲习惯的省份和地方没,反正河南外家的先民们一骨蹲就是千年,将骨蹲从老在家的行为变为内在的基因密码,代代相传,长盛不衰,构成河南人最为显著的基因标签。

菜是一道醋溜白菜。

主要食材便是中午剩下的白菜帮。炒这道菜,对火候和配料要求颇高。一盘成功的醋溜白菜,出锅后夹一筷,放入口中细嚼,不仅有清脆细密的沙沙之声,还应是“甜甜咸辣辣”五味齐备。无疑,我的这样菜还算成功。因为酸甜脆爽的醋溜白菜,配着刚蒸熟的热馒头,孩子一口气吃下了三个。

第二天早饭,仍是“馍菜汤”,但菜却换成了凉拌白菜心。

前一天剩下的那棵白菜心,在水流的冲洗下,色如碧玉、温润如脂。洗净切成细丝,沥干叶上的水珠。放点盐、放点糖、放点醋、放点辣椒末、放点小磨油、放点鸡精粉,只需要简简单单一拌,就是一盘鲜美爽口的凉菜。儿子吃后不禁感叹:“在一丝丝的叶子里,都能吃到清晨阳光的新鲜。”

可能这就是白菜的“魅力”吧。虽无妙香、亦无艳色,犹如一张白纸,不需要复杂的烹制技艺,既可纳百味,又可呈百香,酸甜辣香麻,无一不能。

即便不放过任何的调料,清水煮白菜,又有何妨?

那也是一份难得的美味。清、素、淡,正如古人所言“大味必淡,别具殊美”。

白菜最抚凡人心

◆韩红军

一菜百吃者,着实不多见。梁实秋先生在一篇“谈吃”的文章中曾写道:“炒白菜丝、栗子烧白菜、熬白菜、腌白菜,怎样吃都好……”

就像前几日买回来的这棵白菜,也是吃了三顿,顿顿不重样,各有各的滋味。

中午,主食为白米饭,我做的一道白菜炒豆腐。

扯掉白菜外缘的几层叶子,洗净后划去白菜帮,只留青叶,切碎备用。其后,将老豆腐切片,在锅中用热油煎得两面焦黄。准备好这些,再将花椒、辣椒、大葱等调料,用油爆香,倒入白菜、豆腐,大火翻炒,只见阵阵油烟升腾、缕缕香气扑面。20秒左右,便可出锅盛盘。瓷盘中,菜叶翠绿、豆腐金黄、辣椒鲜红、葱段洁白,色香俱全。端上桌,一扫而光。平素儿子是“无肉不欢”,今天看他大快朵颐,突然又想到苏轼那句“白菘似羔豚,冒土出熊蹯”,始信白菜能如羔羊、熊掌一般的美味。

晚上,河南人传统的“馍菜汤”,我准备的熟

吃出母亲所说的那份“醇厚甘甜”,反而嚼出的是满口“糟水味”。年岁稍长,读书时也曾读过《南史》中周顛的句子“春初早韭,秋末晚菘”,亦曾读过南宋诗人范成大的“拔雪挑来塌地菘,味如蜜藕更肥醲”,又曾读到过老饕苏轼的“白菘似羔豚,冒土出熊蹯”。但终认为,这都是文人们“肉吃多了”之后的清谈闲语,白菜怎能吃出羔羊、熊掌的美味?

说来,人也是怪。年龄在变,口味也在变。愈是年长,口味愈是清淡。近两年,倒也渐渐地觉出白菜的“好”来。

《本草纲目》介绍白菜:“性甘温,利肠胃,解酒毒。可利尿,疏胸闷,治便秘,润肺止咳。”现代科学研究,白菜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多种维生素和钙、磷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粗纤维。

更重要的是,它虽貌不出众、朴实无华,但可咸可甜可酸可辣,菜味多变;能炒能拌能炖能腌,做法多样。正所谓“百菜唯有白菜美”“白菜可做百样菜”,遍观诸多菜蔬,能如白菜这般可